

文艺作品选  
第四辑

# 姑娘的秘密

西戎等著

短篇小说

作家出版社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姑娘的秘密..... | 西 戎 (1)  |
| 民兵.....    | 周立波 (21) |
| 凌红蝶.....   | 段荃法 (29) |
| 信.....     | 李 准 (39) |
| 嫩江风雪.....  | 丁仁堂 (54) |

## 姑娘的秘密

西戎

七月十五，是紅桥鎮一年一度的大庙会的日子。

离紅桥三十里地的河口村农业社，这天，特别套了一輛胶皮轆轤大車，送妇女小孩們去赶会。

車上坐着一个名叫玉花的姑娘。这姑娘今年十八岁了，高小毕业以后，便安安心心地参加了农业生产。她今天显得格外的高兴，因为就在这个庙会上，她約好了要和她的情人王宝山見面談話。

她和宝山恋爱，已經是一年以前的事了，說是恋爱，有些夸张，只是見過两次面而已。双方真正吐露心事，还是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通信中，才正式表示出来的。这件事，全社只有她的院邻翠香嫂子知道。

这时，翠香嫂子看看玉花，見这姑娘抿住个小嘴，笑咪咪的一句話也不說，知道她又在想心事了。故意調皮地說：“看玉花今天打扮的多漂亮，你們知道人家去干啥？小包里装的是啥？”

“还不是去赶会，能有啥！”有人接过来說。

翠香嫂子神情詭譎地“咯嗤”一笑，把大家提醒了。有个姑娘嚷道：“呵！知道了，是找她的收購買去是不是？”

翠香嫂子大声地笑着，搖着头。

“噢——”人們詫异起来。

原来社里有个名叫李桂生的小伙子，爱上了玉花，并向玉花求婚，这件事谁都晓得。可是玉花呢，说真的，从李桂生向她求婚的第一天起，就不喜欢他。她嫌他性情浮飘，做事不老实，爱出风头，还爱吹牛撒谎。后来，李桂生离开了农业社，在县城收购站当了收购员，还是不断地给玉花写信。有一次，他从城里跑回来看玉花，样子怪神气的，穿着皮鞋，戴着呢子帽，嘴里还新镶了两颗金牙。他找玉花谈话，夸他住在城里如何舒服，并且一会抬起脚来让玉花看他穿的皮鞋，一会伸出臂来让玉花看他戴的手表。玉花听着，看着，不但没有丝毫羡慕的意思，心里还觉着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。

玉花不喜欢李桂生，那么她是爱上了谁呢？今天是看谁去的呢？

人们想猜透这个谜，有个姑娘悄悄地从背后伸过手来，猛一下，把玉花手里提的小包抽走了。玉花紧叫慢喊，小包已滚在了人堆里，大家争夺着，笑着，嚷嚷着……

玉花有点着急，因为在小包里面，不但装着红桥镇王宝山写给她的好几封信，而且在一个小日记本里，还夹着她要送给宝山的一张相片。其实单单一张相片，也没有什么，那上面还写着字哟！

车上坐的几个小娃娃，凑着热闹，也拍手嚷嚷：“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那里面装的尽好东西！”

翠香嫂子在一个娃娃头上轻轻地打了一巴掌：“懂你娘的脚，再嚷把你们都推下去！”

娃娃们安静了。翠香嫂子把小包递给玉花，说：“别不高兴了，你不好意思给大家说，叫我来说吧！”

玉花在翠香嫂子腿上擰了一把，羞得轉過臉去，心想：由她們說吧，反正生米已做成熟飯了，遲早大家會知道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前年冬初的一個晴朗的上午，玉花和翠香嫂子有事進城。路過紅橋鎮村邊，所見“嘎嘎嘎”什麼聲音在響，兩個人停住腳步仔細聽，聲音是從蓋有一間小草房的井台上传過來的。

翠香嫂子興奮地扯一下玉花，說：“是柴油機，去看看，這大概是紅橋農業社今年才買的！”

兩人跑著來到井邊，井上沒有人。柴油機叫着，水車飛快地轉動著，清朗朗的水，從井底抽上來，冒着水花，從井台上流下去，沿着渠道，向着青蔥蔥的麥田流去。

玉花盯着轉動著的機器，感到十分驚奇，覺得這物件並不太大，卻有這麼大的力量。她羨慕地問翠香嫂子說：“咱們社呈，不是說也做了計劃要買機器嗎？”

“計劃去年就做了，縣委說機器供應不上，爭取今年給咱們買一台。”翠香嫂子也仔細地看著機器。

玉花又問：“有了機器沒人會開呀，上面給不給人？”

“那里來那麼多人呢，要自己學，培養自己的技術人員。”翠香嫂子關心地反問：“要有人教，你學不學？”

“我一定學！”

看樣子，玉花是感到了很大興趣。她返身走到井台上，想看看水是怎樣從水管里被抽了上來。忽然，她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叫道：“翠香嫂，你快來看，人家這水車，怎麼比咱們的解放式水車多一個輪兒呢？”

翠香嫂子跑過來看看，也有些奇怪，水車上是多了一個鐵

輪。兩人正想找個人問一問這叫什麼水車，一回头，突然看見小草房門口，站着個年輕小伙子，不知是在什麼時候，他從草房里跑出來站在那里的。

小伙子不說話，手里拿着一個玉菱面饅饅，邊吃邊看着井台上的兩個年輕婦女，好象是想看看她們轉來轉去，究竟是要干什么。

玉花被看得多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，扯着翠香嫂子要走。翠香嫂子比玉花雖然大不了幾歲，但卻要老練的多，她上前問道：

“你會開機器？”

“嗯！”小伙子點點頭。

“你什麼時候學會的？”

“才學會！”

“誰教你的？”

“自己看書，慢慢摸會的！”

談話暫時中斷了。翠香嫂子仔細地端詳着站在她面前的年輕小伙子，臉上流露着驚異的神色，好象是對他所說的話，有點不相信似的。

那年輕小伙子站在那裡，並沒有因為他學會了開機器而顯得很得意，他很平靜，繼續很有滋味地吃他手里的玉菱面饅饅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翠香嫂子忽然又問。

那年輕小伙子沒有馬上回答，他笑着看了她們一眼，顯出很為難的樣子，也許是因為在年輕婦女面前說自己的年齡不那么順嘴？他有些扭捏起來。

玉花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。她把身子躲在翠香嫂子的身後，心里暗暗埋怨翠香嫂子：怎麼問起這些來了，多難為情！

過了一陣，那小伙子終於怪不自然地，回答了翠香嫂子的問題。

翠香嫂子好像還要問點什麼，玉花在身後趕忙扯她的衣裳，小聲說：“走吧，老問人家幹什麼！”

翠香嫂子推玉花一下，繼續問道：

“井上那是什麼水車？”

“解放式水車。”

“怎麼多了一個鉄輪？”

“那是為了叫它抽水的速度加快，我們改造了一下。”

“誰改造的？”

翠香嫂子總想盤問出個根底來，一句緊跟一句的問着。年輕小伙子回答着，當他最後說出一句：“是我！”的時候，玉花心里十分驚異起來。

“是他？”玉花心里說，暗暗佩服這年輕小伙子的能干。她默不作聲地看着他，覺得他有二十多歲，結結實實的身個兒，黑黑的皮膚，眼睛有點小，也許是因為愛笑的緣故。一言一動，都是那樣的穩重。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一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，可是玉花心里覺得，不知在那一點上，她非常羨慕他。

這時，那年輕小伙子講完了改良水車的情形，翠香嫂子滿意地笑着說：“你看咱們說了半天的話，我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我叫王寶山。”小伙子回答着，看了玉花一眼。

翠香嫂子不等對方問，便自我介紹說：“我叫高翠香，她叫

张玉花，都是河口村农业社的。以后我们社里买下柴油机，一定请你来教我们！”她用手指指玉花：“我们这姑娘可想学哩！”

玉花突然羞的耐不住了，一把扯着翠香嫂子，飞快地跑向大路，“嘻嘻咯咯”地笑着，向城里去了。

这就是玉花和王宝山头一次的见面。

从这一次平常的见面以后，在玉花这个十八岁的少女的心灵里，好似增添了一些什么东西。他在追求着它，但是又有些胆怯，因为一切都还是那么神秘、渺茫。她是爱上了那年轻小伙子吗？不，不对，玉花没有这么轻率，玉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，不会轻易的便爱上一个人，但是那小伙子的坚韧、自信、热爱工作、热爱劳动的精神，却使她很羡慕，同时也带给她一种追求上进的力量，从那次见面以后，她在社里参加劳动，比以前更积极了。社里成立青年生产突击队，她参加了，社里成立青年技术学习小组，她也参加了。在夜校的高级班里，她学习得更起劲了，她在追求向往着什么呢？她说不出来，但她总觉得，象她这样，也许才是一个青年人所应追求的生活道路。

今年春天，一个巧遇的机会，玉花和那年轻小伙子，又一次见了面。

那是今年正月间，县里召开全县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会议。会共开了三天，就在第三天的大会发言中，玉花看见了他。

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，一个留着偏分头的年轻小伙子，红着脸，神情紧张地跑上了讲台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篇发言稿，清扫了一下嗓子，大声地吼：“同志们！……”

这熟悉的声音，和这张熟悉的面孔，把玉花完全吸引住



丁。

“是他！”玉花心里这样說。忽然想起了在水井旁見面時的情景，回憶着年輕小伙子的名字：“王、寶、山”，她目不轉睛地盯住講台上。她覺得那年輕小伙子很緊張，說話的聲音，有些發顫，有時還有點口吃，象小学生背書似的，重復着說過的話。玉花由不得渾身也緊張起來，她着急什麼呢？也說不出來，似乎是在希望那年輕小伙子，在這個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走上去的講台上，把他所做的一切，都能很好的講了出來。

這時，坐在玉花身旁的一位代表，用夸耀的口氣，低聲向玉花說：“別看這小伙子長的笨頭笨腦，可真有两下，本事不小，他自己設計，自己搞，把解放式水車改造了一下，抽水效率就提高了一倍，擴大了澆地面积一千二百畝，超額完成了我們紅橋社水利化的任務，為國家增產糧食十二萬斤……”

突然响起來的熱烈的掌聲，把那人下面的話打斷了。玉花抬頭去看台上，主席把一張紙條遞給那年輕小伙子。他看了看紙條，好大一會沒話說，他不住地用手摸着講桌的邊沿。一會兒，他仰起頭，兩眼望着大會場上的天花板，仿佛那上面，寫着可以回答的答案似的。顯然，是什麼問題把他難住了。

玉花把頭也低下來了，她不願再看那年輕小伙子為難的樣子，她感到着急。心想：“這樣多的人，要是叫我上台講話，恐怕還不如他哩！”

“同志們！”年輕小伙子嘻嘻一笑，說：“有人問我怎么一下子就想出了改良水車的方法，我真說不出來，反正我想多澆地，就這樣！”

台下有人笑了，玉花抬起頭，也笑了。在掌聲和台下听众

投来的钦佩的目光中，那年轻小伙子，突然走下台来，不，是急急忙忙跑下来的。也许他的心，还在紧张地跳着，也许他在为自己不能很好的回答问题的窘态，感到羞愧，当他坐到自己的席位上的时候，仍用手里那篇发言稿，遮住涨得通红的脸。

当天下午，会议闭幕了。

玉花有点心神不安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端着碗，眼睛东瞅西看，在饭场里寻找什么，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人都走完了，她才从饭场里走出来。

晚上，大会招待看戏。玉花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进了戏场，见有人早已抢先坐在了前面，她也想找个离台口近的地方坐。正当这时，耳边听见有个很熟的声音叫她，她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他们社里当了收购员的李桂生。

“来吧，我多占了一个座儿，就坐在这里吧，离台口近，好看！”李桂生十分殷勤地把占好的位子让出来。

“你怎么也来了？参加会来了？”玉花有点奇怪。

“我不是参加会，是来看戏的！听说你来了，来看看你！”李桂生讨好地笑着。

玉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坐在那个空位子上。

刚坐下去，在她另一边坐着的一个人，把身子扭了过来，玉花回头一看，真巧，原来正是今天大会上发言的年轻小伙子呵！也许有人觉得事情发生的太奇巧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戏剧性的安排着人们的命运。

玉花温善地看了那小伙子一眼，那小伙子也默默地看了玉花一眼。两个人不是在盖有一间草房的井台上，就认识了么？说话吧，虽然表情上双方都流露了这种意思，可是相互看

了看，誰也沒有說話，都把視線從對方的臉上移開了。

戲開了，鑼鼓敲的玉花心里有點亂。她不時的移動着身子，好象這個座位很不舒服似的。

李桂生歪過頭來，對玉花說：“打金枝，好戲，這戲里有個好小旦，藝名叫‘小電燈’！”

玉花淡然地點點頭，眼睛注視着台上。台上還沒有小旦出場，只有一個老生和老旦，在唧唧呀呀地唱着。她忽然發現她對今天的戲，並不如往常那麼感興趣了。她長時間地看着掛在台口的汽燈，看着貼在牆壁上的標語，念着上面寫的每一句話。……

隔一陣，李桂生又把頭歪過來，興奮地說：“听，小旦唱的不錯吧？長的也漂亮吧？”

這時，玉花才發現小旦已經出了場。觀眾鼓掌了，她沒有勁，她覺得她不想看戲了，不看戲想要干點什麼呢？也說不出來，总觉得坐在这里，是自己在欺騙自己。

她雖然由不得要東瞅西看，但卻沒有勇氣往那位年輕小伙子坐的這邊看一眼，只要心里有了這個念頭，禁不住心就跳了起來，仿佛只要往那邊看一眼，她那隱藏在心底的秘密，便會被人識破一樣。

戲場里，空氣越來越變得悶人了。玉花渾身感到熱辣辣的，不舒服，她突然站起來，離開座位，往外面去了。

“怎麼不看了？”李桂生奇怪地問。

“頭昏，到門口站站！”

“頭昏？我身上有仁丹！”李桂生把“仁丹”盒掏出來，玉花已經走出去了。

玉花站在了戏场的门口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初春的夜风，还有点刺骨，她打了个冷战，觉得头脑清醒了许多。“怎么办呢？”她在心里问着自己。原来她在看戏的时候，想好了个主意。她又十分慎重地考虑了一阵，拿定了主意，抽出日记本来，从上面撕了一片纸，借着戏场里射来的灯光，写了几句话，把纸条折迭起来，装在口袋里，走进了戏场，坐在了原来的座位上。

在外面一切都想的很好，但是当她坐下来，把手伸到口袋里捏住了那个写好的纸条时，忽然又有些胆怯起来。

“不能给他！”玉花心里说。她怕他接住纸条以后，笑嘻嘻地望着她，问她是什么事，她该怎样回答呢？这种场面，在她十八岁的经历中，是从来没有过的紧张、兴奋，但又有些惧怕的场面呵！于是，鼓起的勇气，又被打消了。

戏还在唱，看样子已经唱了一多半，时间不多了。她虽然无心看戏，似乎又怕戏很快唱完。她重新回忆着纸条上面写的那几句简单的話：想改良水车，希望得到你的帮助……。这有什么呢？都是写的工作方面的話，即使事情被人发现了，人们也不会往别处乱猜的。忽然她想到了坐在身边的李桂生，他那张没底子的嘴，知道了这件事，还不会给你到处乱说吗？唉！多倒楣，为什么今天偏偏又碰上了他呢？她叹了一口气，扭头看看李桂生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。她心想：他不会知道的，还是把纸条送给那年轻小伙子吧，不然，以后到那里找这样好的机会呵！她决定了，重新又把手伸向了装着纸条的口袋里，可是掏了大半天，掏出来的不是那张迭着的纸条，却是一支她每天都要用许多次的花杆水笔。她拿着水笔，在

手豎轉着，看着上面的花紋，一會把筆帽擰下來，一會又掏出塊爛紙擦一擦筆尖。唉！真奇怪，現在是看戲，不是開會，掏出水筆來干什么呀！玉花也在生自己的氣了。

“筆壞啦？”李桂生表示十分的關心。

“沒有！”玉花搖搖頭。

“看我這支，金星的，十元錢，你要用先借給你！”

玉花看都沒有看那舉起來的水筆，隨便搖了搖頭，說：“我有用的，你自己留着吧！”

“拍達”一聲，玉花把水筆掉到了地上。听聲音，好像是滾到了那年輕小伙子的腳下去了。腳下很黑，玉花彎腰伸手去摸，沒有摸到。坐在旁邊的年輕小伙子，好象也注意到了玉花掉下去了的水筆，就彎下腰來幫忙找。玉花心想：多好的機會呵，等他把水筆摸起來，我就把紙條交給他！

年輕小伙子認真地摸了一陣，把水筆摸了起來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笑嘻嘻地把筆遞給了玉花。玉花伸出手去接水筆，突然心跳的厲害，臉上也着了火似的發燒。她把水筆拿過來了，裝進口袋里了，但是口袋里那張早用手捏着的紙條，卻沒有遞給他。她長長地出了口氣，干脆把那張捏得潮呼呼的紙條，一塊一塊地撕得粉碎了。

戲完了，會議也結束了，年輕小伙子走了，撕得粉碎的紙條，也就這樣留在了玉花的口袋里了。

又是三個月過去了。

五月間，正當鋤苗子的时候，天氣有些干旱。為了抗旱保苗，社里訂購的柴油機，提前運來了。這時，社里唯一感到困難的事，是缺少一個會開機器的技術人員。培養自己的人材，

远水不解近渴，那是以后的事。眼下的问题，是如何先使机器开动起来，抢救被旱得垂下叶子来的秋苗。

社里经过会议讨论，认为除了尽量使用现有水利技术条件而外，只有想法到红桥镇农业社，借一个会开机器的人来。听说他们那里训练了几个技术员，大概可以办到。当下，社长便找青年技术小组的人去研究，派谁去办交涉最好。本来派翠香嫂子最合适，可是她病了，玉花说他认识红桥镇农业社的技术组长王宝山，表示愿意去。其实她去的目的，除了给社里办公事，还想为自己办点私事。不过她没有说，别人也不知道。

玉花拿着介绍信到了红桥镇农业社，找到了他们的社长，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，姓高，对人很热情，说起话来，嘻嘻哈哈的。

玉花对他说明了来意，高社长便逗着笑说：“这真是正月十五卖门神，迟了一步！”接着，他便告诉玉花，说他们社的王宝山，叫东台村农业社刚请走两天，现在社里能掌握开机器的技术人，只有一个人了，宝山有两个助手，都是一窍不通，还在闹思想病。这时，他回头问爬在桌上记账的会计说：

“老刘，那个任冬梅这两天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！”刘会计摇着头，“留不住，昨天到了城里她姐姐家去了，听说她姐姐要给她找对象！”

“唉！给她指的正路不走，偏要胡思乱想，年轻人不好好教育，实在不行！”高社长十分生气。

“你是说谁？”玉花奇怪地问。

“说我们社的一个姑娘。”老高叙述着情况，“原先咱以为

是个好姑娘，聪明伶俐，高小毕业，身体也壮实，按我们的意思，把她分配到技术研究组，给宝山当助手，学开柴油机、锅驼机，还是特别关心培养她哩，可是她心高妄想，不知道想干什么！”

“说来想去一句话，不想劳动，想找个赚钱多的对象，住到城里享福！”刘会计说完，鄙薄地向玉花笑了一笑。

“依我的意思，”高社长继续说，“王宝山就不错，人挺老实忠厚，劳动又好，宝山也挺喜欢她，两个人安安心心在社里开机器多好！哼！不爱宝山，要往城里跑，她进城找个对象能抵住宝山，把我的眼珠挖出来当响炮，就算我活了五十几，看错人了！”

听到这件事，使玉花心里很吃惊。她想问一问现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，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心里非常着急，暗暗抱怨着自己：为什么从前就不先打听一下人家有没有对象呢？看来她的希望是要落空了。

这时，门外进来了人，向刘会计拿钱，说要进城到供销社买化学肥料。高社长忙吩咐那人说：“你进城去，把任冬梅给叫回来，不然在城里越住，思想越落后，叫回来叫宝山好好教育，年轻人，我看还是能教育好的！”

说罢，高社长转身要走，玉花忙问：

“社长，我们借人的事情怎么办？”

高社长很直爽地说：“我看是借不出来，我们没有人了，不是不想帮助你们！这样吧，你再去东台村找找王宝山，看他能不能给你们想点办法。”

玉花很为难，找不找宝山去呢？借技术员的事，看来是



希望不大了，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有希望的呢？当社里派她来红桥镇办交涉的事决定以后，她是多么的兴奋呵！她特别穿了一件白底绿花的布衫，配了一条淡蓝色的长裤，黑油油的头发上，还扎了一个翠绿色的蝴蝶结。她想象着来到了那盖有一间草房的井边，机器转动着，那年轻小伙子，突然笑嘻嘻地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她该是多么的激动、紧张呵！她告诉了他来意，他答应了她们的要求，他们相随着，一路说笑着，回到了河口村……。现在，所有这一切，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她感到着急，同时也感到说不出的惋惜。她想到当那个年轻小伙子的影子，第一次闯进她心灵里的时候，便给她留下了不可动摇的魅力。这种魅力是什么呢？是他长的结实精悍吗？是他学习技术的毅力吗？是他说话时笑嘻嘻的神态吗？这一切似乎是这样，但她说不出口，现在要把这一切都彻底从心里排除，是件多么痛苦，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呵！

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还是要想到那位年轻小伙子，同时，也想到那位叫任冬梅的姑娘。她觉得他们的结合是困难的。难道她是在嫉妒着他们的幸福吗？不能，人总是会进步的，缺点是可以克服的。那么她是在希望着他们的结合吗？这个疑问，不但在她心里很久得不到答案，而且还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惋惜情绪。

玉花的心里，乱糟糟的了。她没有去找王宝山，就这样悻悻地回来了。

又是一个月过去了。

玉花的心情更不好了，因为李桂生托人来向她的父母说亲。她妈妈很喜欢李桂生，说他有出息，现在到了城里干了大



事，穿的好，吃的好。玉花爹和玉花的看法一致，总觉得这种人，吹吹拍拍不老实，跟他结了婚，没有什么好前途。因此，这件婚事，一直没有吐口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忽然有一天，李桂生穿一身新制服，骑着车子，从城里回来向家里人要钱，说他已经找下了对象。

对象是谁呢？玉花向翠香嫂子打听了一下，原来李桂生找的这个对象，正是住在城里她姐姐家中的那个任冬梅。多奇怪呵！听说他们俩见面只谈了一次话，李桂生给女方缝了一套新制服，买了一双皮鞋，两个人照了一张相，下了一次饭馆，便订了婚。

这消息使得玉花很兴奋，因为她那蕴藏在心底的希望，又重新抬了头。但是，当她想到了那位她没有见过面的任冬梅姑娘时，她为她的命运感到不安了。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危险的生活道路！吃喝、穿戴、享受，这是爱情的基础吗？如果有一天这一切都不能够满足了，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呢？他们的幸福在那里呢？玉花想到这里，甚至不敢再想下去。

玉花很想给那个叫任冬梅的姑娘写一封信，告诉她李桂生的情形。她不是要想拆散他们，而是让任冬梅更多的知道一些李桂生的情形，能够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。但是这封信，玉花考虑了很久，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写：第一，她不认识任冬梅，如果任冬梅不理解她的用意，以为她是在破坏他们，那岂不是把好心白费了吗？第二，万一任冬梅和李桂生搞吹了，重新又和宝山好起来，那么她自己的希望不是也跟着破灭了么？她的心情很矛盾，她多么渴望着找一个知心人，来吐露吐露她